

长篇悬疑探险小说

DALIANGUSHI

大炼蛊师

珠穆朗玛冰蛇、蜀中唐门、江南霹雳堂、青蛙骷髅、危地马拉黑巫术、印尼第一炼蛊师辛隆多、藏地药菩萨德吉上师、印度第一炼蛊师拜蛇教高手竺华士、泰国心盟大师沙猜、苦蛭虫、猎头族部落、苏门答腊岛药人、阴阳双修蛊、相思蛊、隔山打牛、失心蛊、虫巢冷奴、缩骨术、加州刺客叶万尼、美洲虎眼杀人蝶、鱼龙变、鬼面降、骨血降……

飞天●著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与龙将军展开石破天惊的最后一搏……

高手向天破除万难，深入危地马拉丛林天坑

正邪双方，水火难容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深夜
禁看

飞天●著

长篇悬疑探险小说

大炼蛊师

DALIANGUSHI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炼蛊师 / 飞天著 . — 北京 : 金城出版社 , 2011.10

ISBN 978-7-5155-0224-3

I. ①大… II. ①飞…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00409 号

Copyright © 2011 GOLD WALL PRESS, CHINA

本作品一切中文权利归**金城出版社**所有, 未经合法许可, 严禁任何方式使用。

大炼蛊师

作 者 飞 天

责任编辑 雷燕青

开 本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20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0224-3

定 价 29.8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和平街 11 区 37 号楼 邮编 100013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84250838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信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陈鹰律师事务所 (010) 64970501

序

蛊，相传是一种人工培养而成的毒虫，而炼蛊、放蛊则是中国古代遗传下来的神秘巫术，千百年来，主要流行于中国南方各地和一些少数民族中。从字形上看，“蛊”就是将虫子放在一个容器里。

孔颖达《十三经注疏》里说：以毒药药人，令人不自知者，今律谓之蛊毒。

《本草纲目》里将“蛊”解释为由人喂养的一种毒虫：取百虫入瓮中，经年开之，必有一虫尽食诸虫，此即名曰蛊。

汉代郑玄则把“蛊”解释为“虫物而病害人者”，逐步引申，谷物腐败所生的飞蛾从及通过其他物体变质而形成的虫也被称为“蛊”。蛊被认为具有变幻莫测的性质和非同寻常的毒性，所以又叫“毒蛊”。据传，中国古代的炼蛊师们所豢养的蛊虫分为十一种：蛇蛊、金蚕蛊、篋片蛊、石头蛊、泥鳅蛊、中害神、疳蛊、肿蛊、癫蛊、阴蛇蛊和生蛇蛊。

古代人所说的蛊有两个特点：第一，蛊疾患者如同被鬼迷惑，神智错乱；第二，毒蛊主要通过食物进入人体而从体内发作，与蝎螫蛇咬有异。这种巫术不仅危害严重，而且流传甚广，历代文献屡见记载。

《周礼·秋官》记载周朝有“庶士”之职，掌除毒蛊。汉代毒蛊盛行，《周礼·秋官·庶士》郑玄注引东汉《贼律》：敢蛊人者及教令者弃市。

《晋书·郭璞传》记载：若以蛊为妖蛊诈委者，则当投界裔土。

《輿地志》记载：江南数郡有畜蛊者，主人行之以杀人。行饮食中，人不觉也。

《通志》中曾记载有详细的炼蛊方法，要在夏历五月五日（端阳），到田野里任意捉十二种爬虫回来，放在大缸中，然后把盖子盖住，那些通常会蛇、鳝鱼、蜈蚣、青蛙、蝎、蚯蚓、大绿毛虫、螳螂之类的毒虫。一年之中那些爬虫在缸中互相吞噬，毒多的吃毒少的，强大的吃弱小的，最后只剩下一只。这只爬虫吃了其他十一只以后，自己的形态和颜色也会改变，这类炼成的蛊通常有两种：一种叫做“龙蛊”，形态与龙相似，大约是毒蛇、蜈蚣等长体爬虫变成的；一种叫做“麒麟蛊”，大约是青蛙、蜥蜴等短体爬虫变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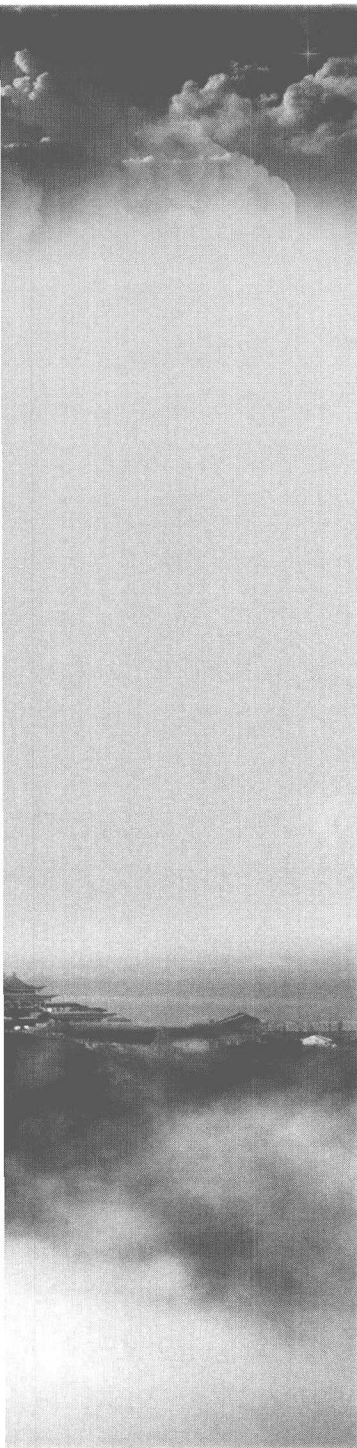
《滇南杂志》记载：云南人家蓄蛊，养蛊者别为密室，令妇人喂之，一见男子便败，盖纯阴所聚也。

周去非《岭外代答》记载：蛊毒为“妇人形披发夜祭”；《滇南新语》记载：为夷女所悦。

至于下蛊的方法，据说多是放入食物中，而且多放在第一块食物上。下蛊有的是下虫本身，有的是下虫子的粪便或者涎沫，有时不经食物也可下蛊。

刘南《苗荒小记》记载：苗之蛊毒，至为可畏，其放蛊也，不必专用食物，凡嘘之以气，视之以目，皆能传其毒于人；用食物者，蛊之下乘者也。

现在，我身处于21世纪的现代化城市港岛，本来是与“蛊术”这种古代诡异文化毫无关联的，但大亨雷霄汉身中老一代危地马拉黑巫术“骨血降”、华裔四大炼蛊师世家齐聚港岛、苏门答腊岛一代蛊术宗师红花婆婆之死、“药菩萨”德吉上师携藏药极品“珠穆朗玛冰蛇”东来、新一代至尊黑巫术“鱼龙变”出现等等一系列非常事件，却不由分说地把我卷入了匪夷所思的巫蛊世界，在这个诡谲莫辨的虫变攻杀陷阱中越陷越深，无法自拔，而历时二十年的两代恩怨情仇，亦时刻纠缠、再上心头……



序 / 001

第一部 死亡预兆

1. 台风夜血案 / 001
2. 发生在眉睫之前的杀人事件 / 011
3. 全球华裔四大炼蛊师世家 / 021
4. 大亨肩头的最后一副重担 / 030
5. 落魄青龙与铁拳部队 / 039
6. 七虎将现身，青龙化骷髅 / 048
7. 战神是什么？ / 058
8. 苏雪脚心的七星红痣 / 067
9. 苏门答腊岛药人 / 076
10. 苏雪是大亨的女儿？ / 085

第二部 人间战神

1. 战争的最大变数 / 092
2. 炼蛊师沙猜之死 / 101
3. 觊觎青龙宝藏三年的飞车党太子 / 111
4. “药菩萨”德吉上师与珠穆朗玛峰
“冰蛇” / 120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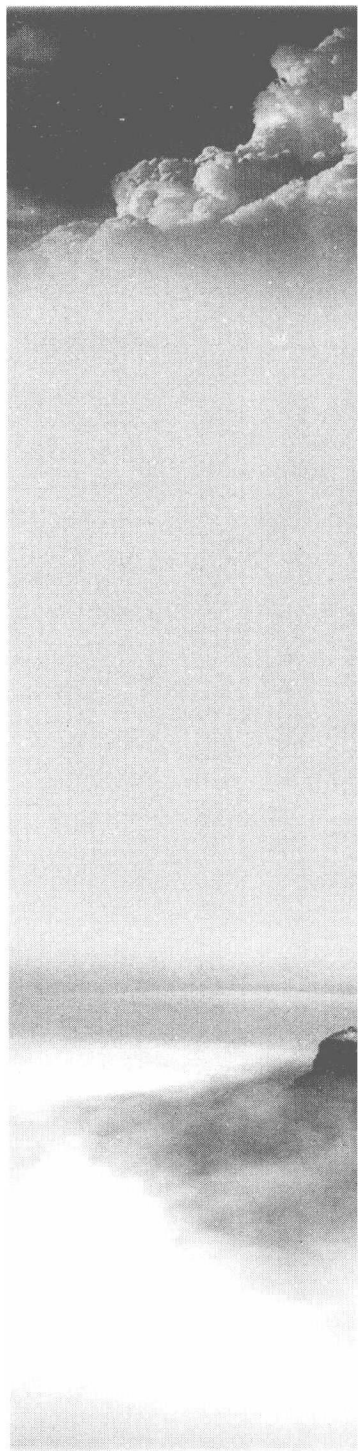
大炼蛊师

DALANGUSHI

5. 龙将军终于动手了 / 129
6. 七虎将咄咄逼人 / 139
7. 天地坛咖啡馆里的雨夜诡战 / 149
8. 虫梟冷奴 / 158
9. 加州刺客叶万尼之死 / 166
10. 红龙的最后遗嘱 / 176

第三部 巫术秘境

1. 苏雪的真实身份 / 185
2. 七虎将阵裂于前 / 194
3. 向昆仑与金钩月的真实死因 / 203
4. 再见虫梟 / 212
5. 药菩萨与骨血降之战 / 221
6. 黄雀在后 / 231
7. 杀人者太子 / 240
8. 鱼龙变奇毒 / 251
9. 深入黑巫术部落 / 260
10. 丛林天坑下的石破天惊一战（尾声） / 269



●第一部 死亡预兆●

1. 台风夜血案

“叮铃铃、叮铃铃”，电话铃声夹杂在窗外的暴风雨声里传来，一下子将我从并不踏实的睡眠中彻底震醒。

我拿起电话，李慕珍那近乎歇斯底里的兴奋叫声冲耳而来：“阿天，阿天，我终于揭开了……我终于揭开了，恭喜我吧，快恭喜我吧！两千万的奖金马上就会落在我的钱包里，而且全香港的大小医院、几万名医生们都会崇拜我、嫉妒我……”

啪的一声，我打开台灯，先看了看墙上的电子钟，时针正指向凌晨3点。

李慕珍是港医大出了名的工作狂，向来没有时间观念，千家万户酣然入睡的时候，就是他据案钻研、灵感如泉涌的工作时间。有这样的医生朋友，实在是我的不幸。

“老李，你看看现在几点钟了？你知道我刚从藏地回来，高山反应——”

“别管他妈的什么高山反应了，阿天！现在我已经有了把握治好大亨的‘骨血降’，最不济，也能以毒攻毒，把他体内的所有毒素逼迫到淋巴系统的某一末梢部分，然后用隔离手术，彻底地把它们消灭掉。我知道你到藏

地去，也是为了寻找替大亨治病的良方，现在大家都不用再费心思了，一切困难在我手上迎刃而解，我就像手握长剑的亚历山大一样，闪电一挥，再困难的谜题都难不倒我，哈哈哈……”李慕珍大笑，笑声从听筒里钻出来，震得我的耳鼓阵阵发麻。

“恭喜你。”我打了个哈欠，轻轻捶了捶木胀胀的太阳穴，脑袋昏昏沉沉的，沉重得像顶着一块大石头。

“阿天，快到我实验室来吧，看看从大亨体内取出来的细菌样本在药水的攻击下狼狈死亡的样子。快来，快来，我等你！”李慕珍听不出我话里的讽刺和无奈，兴奋得像过大年初一的小孩子。

我苦笑着长叹：“老李，饶了我吧，不如你现在打给大亨好了，给他看看你的新发明，顺便要他把两千万奖金直接划到你账户里。现在，我必须回床上去跟周公作伴，再见。”

跟这样的工作狂没有道理可讲，拂晓之前，我照例能沉睡一阵，才不会浪费时间和他一起疯。再说，港岛各路江湖高手都已经板上钉钉地确认：“大亨中的是危地马拉黑巫术，与现代化医学无关，两者根本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知识范畴。”

“你——孺子不可教也！我发誓，我对天发誓，现在有百分之一千的把握消灭危地马拉黑巫术，让大亨重新变得龙精虎猛、老当益壮的。阿天，不信咱们就走着瞧，明天我就去见大亨。钱不重要，我不稀罕，我李慕珍就是要像李家的老祖宗李时珍一样扬名天下，流芳百世……”

我又气又笑地答他：“唔，我想大亨很乐意听到这个好消息。要不，我把他号码给你，现在就打给他？对了对了，你是他的专职中药医生，手里有他的电话号码，为什么不打？是怕雷娜一生气炒了你的鱿鱼吗？”

李慕珍愣了一愣，听出了我的嘲讽，沮丧地嘟囔着：“好好，我不跟你说，我打给苏小姐好了，像她那样冰雪聪明的女孩子，一定能理解我在说什么。睡睡睡，做你的大头梦去吧！”砰的一声，他重重地丢下电话。当然，他已经不是第一次摔我电话了，而且摔过就忘，下次有事还会不管三七二十一，照直拨进来。

我关了台灯，窗外的雨声时紧时松，后劲十足。

大亨的神秘怪病发作近五年了，最开始是以“癌症、骨髓恶性肿瘤”来治，但用遍了全球各地治疗此类疾病最好的药，却毫无控制病情的迹象。一年前，大亨终于在他的生日晚宴上，向最亲近的朋友低调宣布，自己中的是危地马拉黑巫术，而且是最恶毒、最恐怖的一种——骨血降。

当时，我也在场，亲眼目睹了一干高手们听到“骨血降”这个名字时同时面色大变的情景。

“天知道李慕珍在搞什么？如果中医学能搞定那怪病，大亨何必将赏格在六个月内一提再提？”我翻了个身，把一只天鹅绒枕头盖在自己脸上，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

“叮铃铃、叮铃铃、叮铃铃”，刺耳的电话铃声又响了，我勉强睁开眼，阳光正透过遮光窗帘的边缘漫射进来，电子钟显示已经是上午10点了，这一次我竟然连睡了六个多小时。

“谁？”我拿起听筒。

“我是陈泰。阿天，李慕珍死了，就在港医大的实验室里。”一个低沉压抑的男声传过来，夹杂着哗哗作响的闪光灯频频动作时产生的电子噪声里。

“什么？”我猛然一惊。

“我说，李——慕——珍——死——了，我负责勘察现场。电话记录显示，今天凌晨他曾拨打过你的号码，所以我想请你过来协助调查。”陈泰也是我的朋友，以干练沉稳的工作作风著称，属于警界后起之秀中的佼佼者。当他一字一句地告诉我这个死亡消息时，在我脑子里残存的那一点点睡意一下子飞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深吸了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我马上来，是在薄扶林沙宣道吗？”

陈泰简洁地回答：“是，等你。”然后便挂断了电话。

我以最快速度冲了个冷水澡，然后换装下楼，开车出门。

车子刚刚进入沙宣道港医大的西门，一辆计程车突然超过我，高速前行，直奔掩映在芙蓉树丛里的医大试验楼。我到楼前，计程车上跳下来的那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女孩子已经急匆匆地快步踏上了楼前的台阶，一边走，一边从手提包里掏电话，一个白铜小圆镜就在此时从她手边跌落下来，在台阶上跳了几下，一直滚到我的脚边。

“呀——”她慌忙旋身，连衣裙如同一朵微微张开的夏晨莲荷，一头自然垂泻的乌发也无声地飞扬起来。

我弯腰拾起小圆镜，走上台阶，微笑着递给她。

“谢谢，谢谢你。”她的唇边绽开了一抹带着歉意的笑容。

“不客气，台阶有些陡，当心。”我从不渴求自己的生活中出现艳遇，对于一名喜欢流浪的江湖游侠来说，多姿多彩的探险生活才是我的最爱。

我的电话恰在此刻响起来，那女孩子温柔地点了点头，算是告辞，先我一步进入大楼。

“阿天，我刚接到陈泰警官的电话，说港医大的李医生遇害，现在正赶往沙宣道港医大试验楼。你在哪里？”雷娜说话向来是语速飞快、口齿清晰，办事亦是雷厉风行、效率超高。

我常告诉她，如果戒掉以上四个“毛病”，多一些温柔可人的女人味，身后一定会多一大群追求者，就可以在大亨雷霄汉六十岁金盆洗手大会前将自己嫁出去，也了却了她义父的这个心愿。

“我在出事的试验楼前。”我慢慢地在台阶右侧的铁艺花枝长椅上坐下来，向南面的欧式风格小花园里望着。

“哦？这样，等我五分半钟，我马上到。”雷娜连再见都不说，快速挂断电话。

“一个恨不得把行程安排以倒计时排列的机器人式女孩子，嗯，跟李慕珍那个工作狂倒是一对——”我忽然醒悟李慕珍已死，这样开玩笑甚是

不妥，马上呸呸两声，向地上连吐了两次口水，以示妄言无忌。

雷娜是大亨雷霄汉膝下唯一的义女，与大亨的胞弟雷震一起撑起了雷氏企业的天空。

她今年虽只二十二岁，在港岛黑白两道上却已经名声赫赫，几乎是众人心目中想当然的雷氏企业未来接班人。“貌美如花，辣手无情”这八个字足以刻画出雷娜的形象，所以，很多富家公子把她当成了“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的多刺玫瑰，止步于隔山隔海的远程欣赏，不敢贸然追逐。

差七秒五分半钟，雷娜的黑色丰田越野车戛然停在试验楼前。

她摘下宽边墨镜，从车窗里向我招手，仍旧穿着惯常的范思哲品牌的白色亚麻洋装，长发盘在头顶，用一枝水晶簪子别住，高傲如一只白天鹅般卓然不群。

我站起身，没有迎下台阶，而是双手插在口袋里，静等着她上来。

雷娜下了车，急步走上台阶，脸上临时堆起笑容：“阿天，从藏地回来后怎么没有打电话给我和义父，好让我们给你接风洗尘？”

我知道，在这些话的背后，隐藏的是“藏地之行有收获否”的潜台词。大亨的病是雷娜心头大患，为了此事，她肩头的担子越来越重，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少。

“藏地萨迦寺最著名的‘药菩萨’德吉上师已经答应，半个月內从尼泊尔加德满都转机过来。我曾详细向他谈过大亨的病情，随身带去了五年来所有的病历、透视片，还有所用的中西药品名。德吉上师之所以需要耽搁那么久才过来，为的是准备一味非常难求的药引子。他说过，危地马拉黑巫术包含了炼蛊术、巫术、毒药、移魂术等多种手段在内，单凭中医的望、闻、问、切或者西医的针剂、刀石、激光透射只是隔靴搔痒，难以拔除根基。就算他亲自来，也没有十分把握，只看大亨的佛缘如何。”一路上电梯，我一路简单地告诉她这些情况。

萨迦寺坐落于藏地萨迦县奔波山上，是藏传佛教萨迦派的主寺。“萨迦”是藏语音译，意思是“灰白土”。北宋熙宁六年（1073），吐蕃贵族昆氏家

族的后裔贡却杰布发现奔波山南侧山坡的土呈现光泽白色，出现祥瑞之相，即出资建起萨迦寺，逐渐形成萨迦派。萨迦寺用象征文殊菩萨的红色、象征观音菩萨的白色和象征金刚手菩萨的青色来涂抹寺墙，故此萨迦派又被称为“花教”。

“药菩萨”德吉上师则是中、印、尼三国知名的医学大师，曾被聘为尼泊尔王宫的名誉御用国医，五度赴欧美讲解神秘的藏药、藏医，名声传遍全球。这次我之所以能把他请到港岛来，几位尼泊尔王室的朋友功不可没。

雷娜精神一振：“太好了，藏药文化博大精深，也许只有来自雪域高原的灵丹妙药才能对抗诡异的危地马拉黑巫术吧？刚刚陈泰告知李慕珍的死讯，给我打击不小，他一直负责义父在中医方面的诊疗进展，想不到会出现这种意外……”

李慕珍今年四十岁，是港医大唯一的非钻石王老五。像他那样的工作狂，普通女孩子也会敬而远之，不敢招惹。同理，作为一个与世无争、无欲无求的人，他与“遇害”这个词语之间，似乎也很难扯上关系。

我们踏进四楼那个专业试验室的时候，陈泰正带着一队警员做仔细的现场勘察。

李慕珍的死状很奇怪，他坐在显微镜观测台前的一把椅子上，身子微微后仰，一手握着圆珠笔，一手捏着近视眼镜，像是观测累了，暂时闭眼休憩似的。站在门口看，会令人产生“他在沉思”的错觉。

陈泰身材偏瘦，喜欢眯着眼睛看人，脸上的表情永远都是阴转多云，很少见到笑容。当他迎上来跟我握手时，嘴角勉强地牵动了一下，算是笑着打招呼。

“什么情况？”除了对我之外，雷娜极少废话，惜字如金。

陈泰耸耸肩：“李慕珍死于一条虫子，一条嵌在额头上的、仅有三粒大米连接起来那种长度的虫子。死者全身唯一的伤痕在额头上，被那虫子咬了一口后，全身都浮肿变黑了，具体的体内变化，还得做详细解剖后才能得出系统的结论。我已经通知验尸官过来，借用医大的解剖室展开工作。

阿天，我派人给你做笔录，这是例行公事，别介意。”

他招呼了一名叫阿荣的警员负责给我做笔录，自己一个人在八扇宽大的落地窗前反复踱步，偶尔蹲下身去，凝神观察着乳白色的大理石地面。

我先去了观测台前，看到了那条仍然啮住李慕珍眉心的黑色小虫。它的外形与普通的米虫、菜青虫相似，但毒性却猛烈得惊人，一种墨色的黑晕以伤口为中心放射状铺散开来。李慕珍的脸色本来是白中带黄，属于睡眠严重不足的标准梦游者一类，但现在看他，简直就是地道的非洲人面孔。

雷娜抱着胳膊连续倒吸了几口凉气，不发一言，骇然倒退。

“好毒！”我皱着眉摇头。

一口咬中，伤者立毙。这小虫的杀伤力比起蛇类中的七步倒、草上飞、青竹梢胜逾百倍，我立刻联想到江湖上那个最出名的擅长养毒、制毒、下毒的门派——蜀中唐门。千百年来，唯有那一家的门下弟子，才对世界上千奇百怪的毒虫、毒药感兴趣，并矢志不移地为了研发出天下第一的毒药而一代又一代前赴后继。

“雷娜！”我叫了一声。

她立刻会意，重重地顿足：“我出去打电话，看是不是他们在胡来？李慕珍是义父的专职医生，向他动手，就等于挑战雷氏在江湖上的权威。”

赘述一句，雷霄汉、雷震都是昔日江湖中以“制造火器、钻研火药”成名的霹雳堂嫡派弟子，他们的父亲和爷爷两代从清末民国起转行经商，不再炫耀“霹雳堂雷家”这块金字招牌，实际上是最明智之举。一个家族企业如果仅靠“一招鲜吃遍天”这样的独木桥式经营手段，很可能一夕之间遭到致命打击而被连根拔起。

霹雳堂雷家与蜀中唐门向来是江湖上誓不两立派系，与雷家不同，辛亥革命之后，蜀中唐门所倚靠的袁系军阀树倒猢狲散，本来就人丁凋零的唐门本身也遭连累，一蹶不振。时至今日，雷氏如日中天，而唐门弟子却流落到世界各地，连祖宗留下的招牌也保不住了。

以雷娜的人脉关系，十几分钟内就能弄清唐门弟子有没有参与此事，我便安心地坐到试验室一角做笔录。

回顾凌晨时的情况，大概顺序是这样的——

李慕珍有了医学发现，是有利于大亨病情的，他知道我和大亨的关系，才第一个想到打电话给我。于我而言，并不奢望他在中医研究中找到击败黑巫术骨血降的秘籍来，毕竟大亨的病情暴露之初，首先找的就是港岛、大陆的中医高手，甚至为此连续去了大陆的几家最具权威性的中医院，耗时半年，无功而返。

李慕珍在我这里没有得到期望的赞扬恭维后，他准备打给另一个人，好像是什么“苏小姐”？

阿荣推了推鼻梁上的大眼睛，狐疑地反问：“苏小姐？是不是苏雪小姐？”

我摇摇头：“不认识，第一次听李慕珍说起。听他的语气，似乎是他的女性崇拜者？”

简单的笔录至此结束，因为我实在提供不了李慕珍被杀前后的相关线索，只有那一次长度不超过两分钟的通话。

“苏雪小姐就在隔壁做笔录，她自称是东南亚华侨，受人之托来见李慕珍的。一周前他们见过一次，然后预约今天见面，暂时看不出有什么疑点。”陈泰踱回来，邀请我和雷娜到另一边的小客厅，亲手泡了一壶乌龙茶过来。

我、雷娜跟这一区的警局高层都很熟，因此可以摆脱很多警务纪律上的条条框框，跟陈泰自由交谈。

“那桶江西铁观音还是上个月我亲自送来的，茶只喝了一点，斯人已经仙去了。”雷娜长叹，拉开皮包，取出一包女士专享的加长万宝路香烟，弹出一支，衔在嘴角，陈泰立刻殷勤地打着火机送上来。

我暗自感叹：“让雷娜这样的大美女至今仍然单身独行，上天简直是瞎了眼。”

其实数年之前，雷娜刚从耶鲁大学法学系毕业回港时，雷霄汉和雷震

都有意撮合我们俩，被我委婉地拒绝了。说实话，雷娜不是我喜欢的那种类型，她是一团火，而我需要的却是一泓甘甜解渴、回味幽长的寒潭，以安抚我不甘寂寞、酷爱流浪的心。

“试验楼仅在门口、电梯和每层的走廊里安装了监控，各试验室因为需要项目保密的缘故，全都没安装。昨晚的录像里没发现有人闯入李慕珍专属的试验室，凶手只能是由落地窗或者空调口进入。事实上，我的人空调管道内发现了浮尘被扰动的轻微痕迹，假如那是凶手留下的，则其人体型偏瘦，而且动作轻盈敏捷。验尸官已经到了，正在准备肌体解剖，看看那毒药到底是……”陈泰习惯性地耸耸肩，表示这将是一个天方夜谭式的谜题，很难找到破解口。

“我已经给这一区的线人打过电话，很快就有回音，看看是否有陌生的用毒高手出现过。刚刚我看过你的勘察记录，李慕珍的死亡时间在凌晨3点半钟，也就是跟阿天通话过后不久，按照当时的情况推断，他在极度兴奋的状态下，一定会跟其他人联络，比如他曾提及的苏小姐，甚至是更多的熟人朋友。可是，他的私人电话与办公室电话都没有拨出记录，这是为什么？难道他的注意力被什么事分散了，暂时忘记了打电话的事？”雷娜吐出一口轻烟，靠在沙发里，精心修剪过的两条黑眉微微跃动着。

陈泰眯着眼睛盯着雷娜，目光仿佛要穿透隔在两人中间的那层薄雾似的。

窗外，晴空如洗，万里无云，是港岛难得的大好天气，最适合跟三五好友一起到高尔夫球场去消磨时间。从藏地回来这几天，我总是觉得呼吸不畅，空气质量堪忧，比起雪域高原上那种全球第一的清新空气来，甚至让人觉得必须得戴上防毒面具，才能在港岛这样的现代化城市里生存。

“我先告退，有结果通知我。”我站起身，准备腾出空间，刻意为雷娜和陈泰创造单独相处的机会。陈泰为人严谨得近乎刻板，但他积极上进，没有不良嗜好，是女孩子择偶标准上的五好男人，再努力些的话，一定能

配得上雷娜。

雷娜不悦地嗯了一声，轻弹烟灰，拿起自己的包，也随着我一起起身。

“陈警官，验尸官那边有发现！”一个警员气喘吁吁地冲进来，收脚不及，重重地撞在门框上。

陈泰跳起来，来不及说话，只向我和雷娜做了个“跟我来”的手势，便快步出了小客厅，左拐两个门口，进入了一间充满了福尔马林药水味的房间。

我紧跟在他后面，看到李慕珍的尸体平躺在房间中央的解剖台上，胸膛赤裸，下半身被一张白床单盖住。就在他瘦骨嶙峋的胸膛上，纹着一个古怪的黑色图案，约有手掌大小。

“陈警官，这块纹身的完成时间极短，因针刺造成的轻微红肿还没有完全消退，所以我判断它是在十小时内完成的。经过缜密的显微镜切片观察，我又有了新的发现，纹身竟然是在死者生命体征完全消失后才进行的，因为纹刻所用的颜料是浮在毛细孔最表层的，还没来得及向深层肌肤渗透——或者可以这样说，在一个完全死亡的人体上做任何事，皮肤都不会有效吸收。所以，我得出以上结论。”套着白大褂的验尸官抬起头，只跟陈泰一个人讲话，把我和雷娜当成空气。

“一只……青蛙骷髅？竟然是……”雷娜的江湖经验不逊于我，一靠近尸体，便倒吸了一口凉气，做出了最正确的判断。

“骷髅蛙”的图案属于危地马拉黑巫术的独门标记，当然黑巫术门派众多，已经在全球出现过、有据可查的此类标志有骷髅马、骷髅双头人、骷髅鹰、骷髅掌，分别代表不同门派，但同属于令江湖中人谈虎色变的黑巫术流派。

我一把攥住雷娜的手腕子，向她使了个眼色，示意她保持镇定。

陈泰从口袋里掏出一架数码相机，对着尸体的胸膛连按了几次快门，向验尸官点点头：“兄弟，辛苦你了，中午请你吃大餐。”